荒政要覽

荒政要覽卷之五

俞汝爲輯錄
士尚賓
堂道一 訂正

水旱捍禦之要

商羊舞而雨肥遺見而暵朕兆萌于彼儆戒動于此況當恒暘恒雨之候乎旱潦在耕耘日艱食將在收成之後修人事以勝之惟此時爲然施一分勞力免一輩生靈死亡

此惟有蠲賑兩者而已論捍禦第五

修德禳災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丁未六月久不雨

上曰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美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七月禮部奏災異

上曰四方災異頻仍朕心驚惕與爾文武羣臣同加
修省以回天意

隆慶二年戊辰十二月禮部尚書高儀上言今歲四
方災異比往年特甚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修
省
上曰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臣工務實心體國共
圖消弭以仰承仁愛之意

誠禱祀

詩雲漢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丘濬曰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於民莫得食天旱則五穀不成五穀不成則民無由得食民無由得食則將乞食於四方苟處處皆然則民不幾於盡斃乎是故有志於爲民之君見天下之亢旱則豫憂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無所不用其情是以雲漢之詩既告於上又告於祖宗父母又告於百官索祭之禮既無所遺禮神之物式至於盡無所歸咎乎以巳身而當其災無所於告惟仰昊天而訴其憂非徒自咎責於一巳而亦求助於羣臣宣王之憂民之憂如此此其所以遇災不災而卒成中興之業也歟

洪武三年庚戌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六日四鼓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饘粥之食襍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
大雨四郊霑足

嘉靖八年己丑十一月
上禱雪於南郊及社稷壇是日雨雪時
上以深冬無雪宜虔誠祈禱戊申躬禱南郊明日六科給事中李珊疏請參宰臣雨已止
又禱于社稷壇即日雨雪

上曰雷雨為災即日躬禱已荷天恩賜霈修省不必
朝廷有弊政當革者各官宜秉公指奏處分無盡應
天之實因降諭賑濟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上禱雨有應示輔臣感雨詩時久旱癸丑
上禱雨于雩壇是日雨百官疏賀
上曰天降甘澤朕心甚仰卿等其竭誠贊輔遂製感
雨詩引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秋七月命戶部發銀米賑並六

所轉徙居民其房屋傾圮者加給之時京師霾霧旬日

禱于社稷壇即日雨雪

上喜乃親詣郊壇告謝靈雪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上親祈雪于洪應壇時

上諭禮部深冬不雪二麥何滋令朕親祈洪應壇百

官青衣辦事勿慢朝天等宮道文武大臣行禮如例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三月

上禱雨于禁中先是禮部以亢旱請令順天府官祈

雨
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半月麥禾皆失潤澤朕躬禱爲民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修省恐應天不可以虛文第令該府官竭誠以禱至是
上躬禱于禁中命英國公張溶等分詣各宮廟四月癸丑大雨百官表賀
上以甘雨應祥歸恩郊廟
嘉靖四十三年夏四月大雩

上以久旱大雩於郊廟社稷及各壇殿久之得雨

十二月命順天府官祈雪旣而

上親禱於洪應壇停刑禁屠

萬曆十年京師久不雨

皇上誠心齋戒步禱郊壇群臣奔走烈日中各秉虔

肅未幾雨下

湖廣漢陽知縣王叔英遇旱禱不效嘆曰民將無食

吾爲民父母敢自飽也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

雨雨不止復祈晴一一如前禱雨遂霽其精誠如此

求直言

熙寧間京師久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景泰五年甲戌春積雪恒陰

詔求直言

嘉靖六年丁亥正月

詔陳利民事宜時災異疊見大學士楊一凊疏請實

恤以宣修省之澤

上曰朕思民瘼多艱情狀難一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列以聞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爲未廣

上嘉納之

洪範推五行災咎由于失德水旱之來豈非政事缺失所致其或小人壅蔽主聽專恣害人權奸竊弄國威黷貨亂政聚斂之臣箴朴浚民而不知恤憐剝之

吏嚴刑繩下而日難堪往往讐怨之氣哀號之聲足以上干天怒而拂戾陰陽之和又或教化陵夷風俗敗壞豪右攙奪淫奢無度小民困苦盜賊不休因而致咎理亦有之人主念上天之示儆一旦沛發德音廣開言路使天下賢良正直之士得一吐其胸中之感憤而亟賜之施行將弊政革而人心悅天意回矣此弭災消變之大原也且使民隱獲達讜議畫聞君臣上下如血脉之相流通忠者糾愆智者效謀區畫經度以共濟時艱又何拯救之失策者乎

旱報災

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令之守令專辦財賦貪豐熟之美名諱聞荒歉之事不受裁傷之狀責令里正狀熟爲里正者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陪費不慮他日流離餓莩劫奪之禍良可嘆也

淳熙元年孝宗御劄委帥臣監司令從實檢放不得信憑保正狀熟時憲司揭榜許人戶經本州陳狀別差官檢放時已十一月矣及帳目到戶部戶部以令

文至八月終止出限者不合受理皆不爲除放而人
戶侍憲司榜示不肯輸納鞭撻過多反爲民害
宋法陳訴旱傷之限至八月終止訴在限外不得受
理臣寮奏請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今旱有淺深
得雨之處有早晚之不同乞寬其限得旨展半月臣
寮申請乞以指揮到縣日爲始
朱熹嘗言於其君曰臣嘗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
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
可爲後來之鑒

丘濬曰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熈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嗚呼救之遲之一言豈但熈寧一時救荒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見州郡每有凶荒朝廷未嘗不發倉廩之粟賜內帑之銀以爲賑䘏之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朝廷有鉅萬之費而饑民無分毫之益其故何哉遲而已矣所以遲者其故何在蓋以有司官吏惟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有水旱

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勘經旬月始達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檢勘動以文法爲拘後患爲慮因一之詐疑衆皆然惟巳之便不人之恤非民阽於死亾狼戾慘切朝廷無由得知及至發廩之令行賫銀之勑至巳無及矣雖或有沾恵者亦無幾爾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須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遣其遠近以為期限緩不及期以致誤事者定其

罪名秩滿之日府等叙用如此則藩服監司守令咸
以救濟爲念庶幾無遲緩之失乎

洪武四年辛亥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
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
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
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
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嘉靖八年己丑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承乏寧夏自

七月中由舒霍過汝寧目擊光息蔡頴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陜閿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緜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而啖之聲口澀復嘔逆移日則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齎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共圖治安

上下其章于所司

述檢荒

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實言不

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今民習欲
有被訴災傷縣道往往多不受理間有受理去處又
不及時差官檢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
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墾官司惟見民
間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不容檢放是時開場
受納遂即舉催全苗貧民下戶欲訴則田無可驗之
禾不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於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流
離轉徙棄墳墓而之四方矣

袁介踏災行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毿毿瘦如鬼

曉來扶向官道傍衣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
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
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
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
得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
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
比農夫眼中血滔滔潰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
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
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

全於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只見今
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
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
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
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目不知在何處
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
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
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
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督率修補圍丘

程顥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聞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區田救旱法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

析道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復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攷汜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其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

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餓殍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蓺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犂但鍫钁墾斸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

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

櫃田禦水法

櫃田築土護田似圍面小四面俱置瀼穴如此形制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浸處宜種黃穋稻周禮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穋黃稻是也黃穋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則熟以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穇稗可以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皆可濟

饑此救水荒之上法一名埧音壩水漑田亦曰埧田與此名同而實異詩云江邊有田以櫃稱四起封圍皆力成有時捲地風濤生外禦衝盪如嚴城大至連頃或百畝內少墢埂殊寬平牛犂展用易爲力不妨陸耕及水耕長彈一引徹兩際秧壠依約無斜橫旁置瀽穴供吐納水旱不得爲虧盈素號常熟有定數寄收粒食猶囷京肅田有例召民佃三年稅額方全徵便當從此事修築永護稼地非徒名

須旱稻種

徐獻忠曰居山中往往旱荒乞得旱稻種吳石次大參家糯紫黑色而粳者白往時宋眞宗因兩浙旱荒命於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散之仍以種法下轉運司示民即今之旱稻也初止散於兩浙今北方高仰處類有之者因宋時有江翔者建安人爲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是建安取旱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于三即秀矣

眞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丘濬曰地土高下燥濕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况地平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種秔稻眞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種江北民亦兼

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旱禾焉二䆊之功利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勸民者宜倣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農桑通訣云稻之名一而水旱之名異蓋水稻宜近上流旱稻宜用下田齊民要術曰凡下田停水處燥則堅垎濕則汚泥難治而易荒墝埆而殺種其春耕者殺種尤甚故宜五六月時暵之以擬大麥時水潦不得納種者九月之㞋一轉至春種稻萬不失一凡

種下田不問秋夏候水盡地白背時速耕耙勞頻翻令熟二月半種稻爲上時三月爲中時四月初及半爲下時漬種如法裛令開口耬耩掩種之郎再遍勞苗長三寸耙勞而鋤之鋤惟欲速每經一雨輙欲耙勞苗高尺許則鋒天雨無所作宜冒雨薅之科大如概者五六月中霖雨時拔而栽之餘法悉與下田同今閩中有得占城稻種高仰處皆宜種之謂之旱占其米粒大而且甘爲旱稻種甚佳北方水源頗少惟陸地沾濕處種稻其耕鋤薅拔一如前法一種有小

香稻者赤芒白粒其米如玉飯之香美凡祭祀延賓以爲上饌蓋貴其罕也

治蝗

謝絳論救蝗云竊見比日蝗蟲亘野坌入郛郭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謹按春秋書螟爲哀公賦斂之虐又漢儒推蝗爲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寛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參考不誣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昔唐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於戲以爲不然夫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爲姑得任之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略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植非惟蝗蟲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豌豆九月下種在田過冬俗名寒豆蠶時成熟亦名蠶豆種法載備荒樹藝中

宋勅捕蝗之法甚嚴然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未知姚崇倪若水盧懷慎之辯論也

宋淳熙勅諸蟲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者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

又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宋[illegible][illegible]法尤為詳悉

捕蝗不必差官下鄉非惟文具且一行人從夫免蠶食里正其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除蝗之利百姓先被捕蝗之擾不可不戒

小雅大田之詩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古公卿之有田祿者必謹先農方社之祭非常之災或有神焉司之然猶未究其本也詩稱降此鞠凶上天降罰豈曰適然天人之故不可不察蓋宇宙間俱是一氣貫通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萬古不易之常理人主敬天勤民修德任賢一人建中和之極宇宙淑氣自相協

應丁而公卿皆正人郡邑俱仁牧一意休養教化漸行囂陵之習平淫佚之風熄咨嗟愁苦之聲不作物無暴殄災疹不干乖異之氣何自而生閒亦有之旋當銷鑠不大爲民害古之循良蝗不入境蓋其驗也

貸種

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不必責其償也人情易於貸而難於償征催不集必有勾追擾擾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illegible]種[illegible]十萬斛屢經倚閣而官司督責不已[illegible]自償上憐而蠲之[illegible]

宗亦謂准南饑嘗以米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也宗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穀種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防其濫請之弊耳其所可憂者抄劄之際利未之及時擾先之若措置施行之得人此等皆不足爲慮

勸種二麥

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即書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之書八月三卯

以種麥加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時耳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爲政者於饑荒之年能捐帑廩推行補助之法此非徒救荒亦因寓務農重本之意

洪武十二年巳未八月遣使齎勑諭宋國公馮勝時督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耕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起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

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即放還俟農隙之時
赴工未晚也

戒民節縮飲食

巡撫曹時聘備兵蘇松時天久不雨方竭祈禱遂出
告示遍揭通衢使民間減損用度作粥日食聊以度
生仍和食雜種節省米穀為遇祲存活之計告示有
云一日之食分為兩日之食可也

荒政要覽卷之六

雲間俞汝爲輯錄

清漳朱一鶚

東甌項維聰訂正

饑饉拯救之要

自古救荒無奇策先時而備之上也災至而消弭補救之次也兩者失而饑饉成則無策矣此時萬民嗷嗷恃上人之德意以爲存亾而緩急厚薄與黃童白髮爭呼吸之命可哀

也哉大抵荒亂相因災沴弗除薦饑尤慮自
非竭盡心力不足以保民生維國𧇊詩所謂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是也論拯救第六

蠲糧稅

洪熈元年乙巳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
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道路何如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
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
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

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
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民無常産有田之家十不二三今之耕者率佃種他
人田地輸租私室以償公稅者也一遇荒年窮民工
力種糞盡付烏有尤可憐憫萬曆戊子東南水災歉
收新建喻均守松江得請免田糧若干出示佃戶還
租亦如減糧分數仍令有田之家量留穀本至春耕
時貸與佃戶爲來歲種田資澤及窮民一時稱爲良

政

賑濟

永樂七年巳丑三月都御史虞前給事中杜欽奉
命巡視兩淮啓頴州軍民鈌食請發廩賑恤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
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
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
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

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贖被鬻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生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宅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義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録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

帝干機轎上聞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玆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蘇次參澧州賑濟急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

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今許米
若干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首告甘
伏斷罪以備委官檢點又患請米者冗併分幾人爲
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第二隊
以至辰巳皆用前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疾病婦女
皆得均糴又任澧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
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標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
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標不熟合方
請鄉者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剩熟

驗故不驗勝而可知分數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李珏賑濟法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弃薄有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趂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癈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賑半糶智字全濟並給曆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支毘陵與鄱陽嘗行此法民至稱之

丁卯鄱陽旱暵憲使李珏招臣措置荒政李晝守廬陵賑濟有聲臣見約束簡明無俟覔敗但乞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戶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減糶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或謂賑饑給錢非法令所載臣曰此庸儒之論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以係其心又可抽贖種子收買雜斛和野菜[illegible]食一日之糧可化為數日之糧豈不簡便

賑糶

此係用常平米其法在於平準市價默消閉糶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筭糶時本錢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然出糶之時亦須遍及鄉縣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蓄之米度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於有米去處循環糴糴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窺圖小利以爲已能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乃可

成化七年辛卯春京畿饑勑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

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閔佼請于
上允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兵科給事中胡賓以近歲荒歉請議處發糶從之賓言通倉糧米已積六百餘萬石而邊方多事惟賴銀兩給發乞將該倉粳米一百萬石減價發糶以實銀庫濟急用部議以為可從
徐寧孫賑濟策云一糶賣米斛本謂接濟艱食之民今訪問州縣却是在市牙儈與有力强猾之徒借倩

人力假爲襤褸之服與糴米所合二人通同傳貸不
及鄉村無食之民令仰本州立賞錢一百貫約束密
切委官譏察不得容牙子停販有力强猾公吏軍兵
之家假作貧民請買務要實及村民無致冒濫如有
違犯之人斷罪追賞
借貸内庫
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羨則侈心生宋李迪在翰
林仍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内東門
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目問何以濟迪曰祖

宗初置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寛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間有仍歲凶歉去處而置之無策者可不斟酌多寡撥賜以爲糴本耶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戸積欠宰執擬令戸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爾

大今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
董熠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以私藏爲意也高宗撥
內庫錢除被水下戶之積欠且曰本是民間錢却爲
民間用復何所惜眞王者之度歟

通融有無

通融有無眞救荒活法然而其法有公有私何謂公
曰支撥官廩借兌內庫如假軍儲以救民饑者是也
何謂私曰勸人發廩勸人糴販勸誘商賈齎錢販米
歸鄉共濟鄉人者是也淳熙九年常州無錫饑民衆

奏乞令提舉司逐急於平江府通融支常平斗斛或借撥別色米前去接續賑恤得旨於平江府朝廷樁管米內支二千石接續賑濟又乾道元年淛西被水臣寮言太平州蕪湖見樁管常平米一十六萬石未有支使聖旨令臨安府於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日下差官押發人船前去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逐項樁管秋成收糴撥還此則遇災識知通融之術今日宜當舉行之

立賞格

宋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乾道七年江南旱傷勅委州縣守令勸誘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令東立定格目補授名次令具下項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二千石進武校尉四千石補承信郎五千石承節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仍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陞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勸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崇尚風誼即與進納事體不同三省同奉聖旨依擬定令帥臣監司將勸誘到米斛依數看實置曆拘收委官賑濟務令實惠及民仍開具出

米人姓名斛米數保明申取朝廷指揮依今來立定
賞格推恩出給付身其賑糶之家依此減放推賞如
有不實官吏重作施行臣謂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
不樂爲止緣入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
畏今上下若能懲革此弊先給空
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無米矣

加恤寒士

國制士隸學校者復其家免人二丁糧二石該田四
十畝例免雜泛差徭

朝廷優士功令在平時迥出齊民上凶年宜仰體德
意以行存恤釜塵竈蛙輿三旬九食之嗟足爲士者羞
之凡遇饑饉當先令學官徧列貧生姓名分上次二

則幷着地方人等開報處士之飫詩書敦行誼而貧不能養者官司廉實設處米穀計戶分授按月斗升未必無濟遇災不忘禮食風士類窮且益堅之節若學田有儲預備倉有積軫恤更不難辦毋待其自行請乞傷廉耻之素心可也

存恤流民

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爲力遏其末則難爲功若本處地分賦斂稍寬自然安土重遷誰肯移徙凡所以離鄉井去親戚棄墳墓皆非其所得已也嘗見

流移者始焉扶老携幼接踵于道及其既久行囊告竭棄其老幼或慟哭于道或轉死於溝壑者多矣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動於理固逆至於一動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未流者固宜賑救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

富弼青州賑濟行遣

此河北流移之民逐熟青淄五州非[illegible]本界分災傷而行賑濟也蓋豐稔而出米濟流民則其勢易荒歉而出米濟饑民則其勢難此又為政者所當知但要識前輩處事規模不苟如此

擘畫屋舍安泊流民事

當司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地分甚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趲房屋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處目下漸向冬寒切慮老小人口別致饑凍死甚損和氣須議別行擘畫下項

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又緣見是出賃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閑房屋今逐等合那趲房屋間數如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等人戶甚有空閑房屋易得小可屋舍逐等合那趲數間如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

右各請體認見今流民不少在州即請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即指揮縣司曉示人戶依前項房屋間數各令那趲立定日限須管數足仍叮嚀約束管當人等不得因緣騷擾乞覓人戶錢物如有違犯嚴行斷決仍指撝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才候見有上件裁傷流民老小到門內其在州則引於司理處出頭其在縣即引於知縣處出頭其在鎮內所引於監務處出頭各係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那趲房屋住人

姓名令幹當人晝時引押於抄點下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處官員處出頭逕取勘決訖當便指揮安泊了當如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聽從便如有流民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仰耆壯晝時引領於趂那下房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種救濟種植度日如內有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副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屋那應六得一例施行除此擘畫之

外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小即指擬逐處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官觀門樓廊廡及更別趲那新居房屋安泊河北逐熟老小如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相度利害一面指揮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致暴露失所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

當司訪聞得上件饑民等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草木貨賣糴食及拾橡子造作喫用并於沿汀打魚耳採蒲葦博口食多被逐處地主或地分耆壯妄稱

係官或有主地土諸般名目邀阻不得採取似此向去冬寒必是大段拋擲死損須至專行指揮

右請當職官負體認見今流移饑民至處立便叮嚀指揮諸縣官火急行遣遍於鄉村道店村疃內分明粉壁曉示應係流移饑民等除人戶墓園桑柘果園及應係耕種地內諸般樹不得採取所伐外其近外遠去處泊野山林內柴薪草木橡子并沿河蒲葦茭打捕魚諸般養活流民等事件不拘係官係私有主地分自隨流民諸般採取養活骨肉其耆壯地主並不得輒有約攔阻障如違仰逐地分耆壯具地主姓名解押送官嚴行斷遣若耆壯通同攔障並仰流民於近便縣鎮官負處出頭陳告立便追捉重行勘斷申當司所有前項事件蓋為應急救濟流移饑民才候向去豐熟日即依舊施行

告諭勸誘人戸量出斛米救濟饑民

勘會當路淄青濰登萊五州自春以來風雨時若夏已大稔秋復倍登咸遂收成絕無災害兼曾指揮州縣許人戸就近輸納務從百姓之便不顧公家之煩當司累奉朝廷指揮凡事並從寬恤一無騷擾頗遂安居今者河北一方盡遭水害老小流散道路填塞風霜日甚衣食不充已逼饑寒將棄溝壑坐見死亡之厄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原所收簿書有限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稍可安

存況乎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載而又諸郡物價復數倍於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踴貴之價是可見恩厚巳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憫兼已累據諸處申報以斛斗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指揮諸州縣城郭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貴饑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土居之人須至別作擘畫可使兩無所失其上項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

所損聚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其底利濟斂本路之物救鄰封之民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此今具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

當司昨爲河北遭水失業流民擁併過河南於京東青淄濰登萊五州豐熟處逐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雖已諸般擘畫採取事件指揮逐州官吏多方

安泊存恤救濟施行本使體量尚恐流民失所尋出給告諭文字送逐州給散諸縣令逐耆長將行請指撝鄉村等第人戶并客戶依所定石斗出辦米豆數內近州縣鎮只於城郭內送納其去州縣鎮城遠處只於逐耆令耆長置曆受納於逐耆第一等人戶處圖那房屋盛貯收附封鎖施行去訖自後據逐州申報已告諭到斛米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體量得饑餓死損須至令上項五州一例於正月一日委官分頭支散上件勸諭到斛斗救濟饑民者

請本州遂併牒到立便酌量逐縣耆分多少差
官每一官令專干者或五七耆樣耆分合用員
數除逐縣正官外請於見任并前資寄居及文
學助教長吏等官員內須是揀擇有行止清廉
幹當得事不作過犯官員仍勘會所差官員本
貫將縣分交互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
顏情不肯盡公發將封去帖牒書填定官員藏
位姓名所管耆分去處給與逐官收執火急發
遣往差定縣分計會縣司量肆將往縣收到囑
罰錢或頭子錢并檢以逐年不用故紙賣錢收
買小紙依封去式標字號空歇雕造印板酌量
流民多少寬剩出給印押曆子頭各於曆子後
粘連空紙三兩張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
逐者流民家數分拏曆子與所差官眞俟令親
自收執分頭下鄉勸耆壯引領排門叫僉抄消
流民每見流民逐家盡底喚出本家骨肉數目
當面審問的實人口填定姓名口數逐家便各
給曆子一道收執照證准備請領米豆即不差

委公人者非抄劄別致作弊虛偽重疊詞刦曆
子
一指揮差委官抄劄給曆子時仔細點檢逐處流
民如內有雖是流民見今已與人家作客鋤田
養種及有錢本機織販舂諸般買賣圖運過日
不致失所人更不得一例抄劄姓名給與曆子
一請領米豆
應係流民雖有屋舍權時居住只是旋打柴
草日逐求口食人等亦盡底抄劄給與曆子令
請領米豆
一應有流民老小羸疲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只
是尋討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差官員
擘畫歸着者分或神廟寺院安泊亦便出給曆
子令請米豆不得謂見難爲拘管輒敢遺棄却
致拋擲死損請提舉官常切覺察
一應係土居貧窮年老殘患孤獨見求乞貧子等
仰抄劄流民官員躬親檢點如別不是虛偽亦
各依曆子令依此請領米豆

一指軍差委官負須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前抄劄釆定流民家口數給散曆子了當須管自皇祐元年正月一日起首一齊支給不得拖延有誤至月支散不得日數前後不齊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日給五合五歲以下男女不在支給仍曆子頭上分明細算定一家口數合請米豆都數逐旋依上都數支給所貴更不臨時旋計者

一緣已就門抄劄見流民之家口數及歲數則支散日更不令全家到來只每家一名親執曆子請領

一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那從頭支散所貴逐耆每日有官員躬親支散如管五七耆耆即將耆分大耆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耆每日支散兩耆亦須每日一次支遍逐次併人五日口食仍預先於村莊剩出曉示及令本耆壯丁四

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日分去處分明叫言甚
字號者分仍仰差去官貧須是及早亦自先到
所支斛斗去處等候流民到來遂旋支散纔候
支絕一者速往下次合支者分不得亡竹近惟
拖延過時別至流民歸家遲晚道塗涉路
指撟差委官貧詞畏逐處受納下米足如內有
在者分遞遠第一年戶人家收附恐流民所去
請領遙遠即勸耆丗量事圖那車乘般赴本者
地分中心穩便人家戶居室內收附就彼便行
支散貴要一者之內流民耆得就近請領
指撟所差官貧除抄劄籍定給散流民外如有
逐旋新到流民並須官貧親到審問仔細點檢
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處如委不是重疊虛偽
立便給與牓于樓所到口分到請如有已得曆
子流民起移仰居停主人畫時令流民將元給
曆子於監散官貧處毀抹若是不來申報及預
帶却曆子並仰量行科決不得鹵莽重疊給印
曆子所不得阻攔流民

一逐耆盡各均匀納下斛斗切慮流民於逐耆安泊不均仰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耆分酌量人數發遣趲併於少處耆分安泊令逐耆均匀支散救濟若是流民安泊處穩便不願起移即趲併別耆斛斗就便支俵不得抑勒流民須令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差委本處見任官員亦先且躬親排門抄劄逐戶家口數依此給與曆子每一度併支五日米豆候令盡候非日分接續支給米豆一般施行

一逐州除逐處監散官令員仍請委通判或選差清幹職官一員往本州界內往來都大提舉諸縣支散米豆官吏仍點檢逐耆元納并逐官支散文曆一依逐件約束指撝施行仍親到所支散米豆處仔細體問流民所請米豆委得均齊別無漏落如有官員弛慢不切用心信縱手下公人作弊減尅流民合請米豆不得均齊即密具事由申報本州別選差官衝替訖申當司不得

蓋庇

一所支斛斗如州縣內支絕已納到告諭斛斗外有未催到數目便且於省倉斛斗內權時借支據見欠斛斗立便催納依數據填其鄉村戶納斛斗如未足處亦逐旋請緊切催促不得闕絕支散悮誤流民

一每官一員在縣摘差手分斗子各一名隨行幹當仍給汁斗各一隻又差本縣公人三兩人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即於差壯丁亦不得過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衙手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本當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斷施行

一權差官每月於前項贓罰錢內支給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權差官已有當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即請本州出給文字幹當其賞罰一依當司封去權差官帖牒內事理施行

一纔候起發當司必然別州差官徧詣逐州逐縣
逐者點檢如有一事一件違慢本州承牒手分
并縣司官吏必然勘罪嚴斷的不虛行指撝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將印行指揮畫一抄劄
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勸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尋指揮逐
州并監散官員將見今將定流民據每人合請
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筭至五月終一併支
與流民充路糧令各任便歸鄉

一指揮出榜青淄等州河口曉示與免流民稅渡
錢仍不得邀難住滯

一指撝青淄等州曉示逍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錢
事

右具如前事須各牒青淄濰萊登五州候到各詳
依前項逐件指撝施行訖報所有當司封去帖牒如

有剩數却請封送當司不得有違

宜問救濟流民事劄子

臣復奉聖旨取索擘畫救濟過流民事件今節略編纂作四策具狀繳奏去訖臣部下九州軍其間近河五州頗熟遂釀於民得粟十万斛第一等兩石第下户第五等二斗而已民甚樂輸只令人户就本村者隨處散納貴不傷土民多差官員領之見任不足即借請前資寄任待闕官又先時已於州縣城鎮及鄉村抄下舍宇十餘萬間流民來者隨其意散處民舍中逐家給一曆曆各有號使不相侵欺仍曆前計

定逐家口數及合給物數令官員詣逐廂逐者就流人所居所處每人日給生豆米各半升流民至者安居而日享食物又以其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不難致以此直養活至去年五月終麥熟仍各給與一去路糧而遣歸而按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是以必死之中救得活者也與夫只於城中煑粥使四遠饑羸老弱每日奔走屯聚城下終日等候或得或不得閃誤死者大不侔也其餘未至羸病老弱稍營潘[illegible]紀計不預此籍然亦徧曉示五州人民應是山林河泊有

刑可取者其地主不得占悋一任流民採取如此救活者甚多即不見數目山林河泊地主寧非斤斤[illegible]從損者無大害而流民獲利者便活性命其利害皎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從一萬餘人（尋常利物每一人可招三人）有四五口及四五萬人大約通計六下四五十萬人生全傳云百萬者妄也謹具劄子奏聞

流民什伯成羣百千成黨所過村市州縣蟻聚蜂屯望烟投止沿門借棲或傭賃或行乞或樵山漁水以食病虞傳染死惡穢聞百姓患苦之如蟊賊然官司

下令驅逐民閑拒莫能容憤激成鬧甚者因爲紀率
以相扞禦於是有揭竿相向者有肆行劫掠者地方
疾視之如冦仇然狂悖一逞犴法何所不至此輩本
以逃死旋入死路中有知本分者欲歸不得欲脫無
門慟哭道旁莫可誰何間遇之行討及村市慕義之
人設聚錢穀善遣之俾令出境一方獲靖他方復然
官司習聞暴悍但知流民之爲患不念人情安土重
遷一旦捐田廬棄墳墓背鄰親戚携父母妻子[illegible]行
飛露仰面他鄉非萬不得已何忍至此往往悲心州

心為饑後里甲逃亡幾半詢之田廬固在也比荒無收糧欠無償衣食罔資牛種亦盡遂相率[illegible]去[illegible]如流水之不可遏辛丑臘月抵沁壬寅春揭示蠲免一切舊逋并令里甲見在者傳諭四方招還其親戚故舊稍得設儲穀種待之百姓携老幼[illegible]收籍無日無之自夏徂秋計得二千餘人前此官司第知糧銀拖欠非州郡所得釋去不悟民散等一無追與釋逋同與其聽民之逃亡以免弗若招來之猶有日後之糧可徵於國賦為損甚數而收實利昔巡按御史

汪以時巡撫都御史白希繡咸報可御史特下其議所司行之三晉乃知撫流民之法當從土著處招安視所在安插尤易爲力也

施粥糜

荒年煮粥全在官司處置有[illegible]就村落[illegible]設粥廠若盡聚之城郭少壯棄家就食老弱道路難堪一不便也竟日伺候二飧遇夜投宿無地二不便也殘雜易流疾疫給散難免擠踏三不便也非上人[illegible]人衆虛粥缺少增入生水食之往往致疾且有稱和

雜物於米麥糜中甚至有插入白土石灰者並見弊亾以上諸弊一一講防窮民庶可藉延喘息詳見上說

粥不若分米蓋目擊其艱苦也若城郭中官司加意經理各處村落屬慕義者　王之畫地分煮澤易徧而取效速亦荒政之不可廢者

城四門擇空曠處為粥場繩列數十行每行兩頭豎木橛繫繩作界饑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異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預諭饑民各携一器粥熟鳴鑼行中不得動移每粥一桶兩人舁

之而行見人一口分粥一杓貯器中須臾而盡分畢再鳴鑼一聲聽民自便分者不患雜踩食者不苦則遺上午限定辰時下午限定申時亦無守候之勞尉氏令耿橘條議

贍養煢獨

洪武八年乙卯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米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苦之徒

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死轉於溝壑可勝數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淸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嘉靖五年丙戌春正月甲申朔詔給食京師饑民時饑民多乃命養濟院月給米蠟燭旂竿二寺日給食以惠貧民

治盜

凶年饑歲民之不肯就死亡者必起而為盜以延旦夕之命儻不禁戢則嘯聚猖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淳熙十五年德興饑荒民有剽掠道路者縣令會契廉得二人鎖項號令於地頭[illegible]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

宋馬尋明習法律皇祐四年知襄州會歲饑或羣入人家掠囷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耳其情與為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為例董煟曰荒政除盜亦當原情若有[illegible]者

以死囚代爲盜者沉之于江此最爲得策益以[illegible]之廿強有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聳動之使[illegible]遁自肅之爲上不然則羣聚起而殺傷多矣

大理寺卿薛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己巳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illegible]之至京言於[illegible]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路海以避罪遣王[illegible]往按其事[illegible]坐以謀反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illegible]獲免者衆[illegible]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

成化初元陜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曰昔同脩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陜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

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守吏編里甲寬徭役使之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

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主蒞其事傑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令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

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復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illegible]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皆盜

卽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綏輯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疆土入貢于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illegible]爲御史[illegible]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巳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爲立祠焉傑山西陽城人（昔周公歿

毀頑民遷于疇邑欲長民者不忌于凶德君陳繼治
之未嘗忿嫉于頑比年以來流寓屯聚新附土著之
民莫不相生相養安于無事之天非獨流民與州縣
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流民之患自古有之爲制
置之術莫不善于西晉莫不善于我　朝我
朝流民爲患久矣而處之莫不善于往時莫善于原
子英此舉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巴蜀首亂
天下我　朝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逋亡萬其不
爲西晉者毫髮所恃我　國家福祚無疆亦無此
事耳昔江統徙戎論不庸于世論者至今恨我
朝周文安流民說獲用于君相如嚮斯應又得原子
英以推行之遂臻保釐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孚于
休鴻鴈之什周宣王不得專美矣寔一時　明良
聽言推賢籌國安民之美深可爲世法故著之

掩骼埋胔 立義塚附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冬十月

詔發太倉米賑濟饑民仍令有司掩骼埋胔

上問大學士嚴嵩民多無食若何嵩言四遠饑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仍禁市行不許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illegible]萬石內[illegible]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赴城外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老[illegible]而

上又曰我思饑民必有斃于道路者暴露骸骨朕所不忍宜有以處之乃勅令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以稱朕不忍暴露之意

洪武三年庚戌四月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雙槐歲抄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

奏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上師行所過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此令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諭立京城義塚時

上諭禮部曰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喪貧

難不能葬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屍骸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按瘞屍骨不獨凶年當行設立義塚所關風化最大古惟死有餘辜者戮而焚屍刑至慘毒歷代前史王莽曾用此於叛逆古今指為不仁之極今愚民相沿胡俗親死舁焚之名曰火葬此輩愚蒙何至喪失良心至此極也良亦有故大抵山林疎曠之地有閒土可埋地窄人稠處貧民身無立錐生前賃屋而居佃田而藝不付之火直遺棄道路耳鷹犬狐狸啄食不

勝其慘寧火之所不顧御史甘士价巡按蘇松四郡時令每里立義塚三四畝里豎石碑永杜侵沒造福吳民甚厚按差例滿一年諸郡縣設立甫畢業代去矣惜未及查照漏澤園事例造入公占冊豁去地上糧額里役不能陪納有義塚之名耕種如故貧民之獲沾實惠者十之一二也